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連忙擺手道：「方兄！令嫂大概快出來了，在下一身裝束不便見人，方兄若有便衣，請賜一衣！」

方心勝連忙道：「有！有！兄弟馬上去取……」

金蒲孤道：「此地更衣不便，還是由在下與方兄一同前去吧了！」

黃鶯已叫道：「金大哥！你換了衣服，叫他們快點準備吃點東西，我快餓倒了下來了！」

方心勝一怔道：「原來二位尚未用過晚餐……」

黃鶯叫道：「連昨天的晚餐都沒有用過！」

金蒲孤對她這種坦率的態度祇是皺眉笑了一下，方心勝是個老江湖，知道必有原因，倒是不再動問了！

當金蒲孤在換衣服的時候，方心勝已順便去通知廚房中替他整治吃食，金蒲孤忽地心中一動，連忙把他叫住道：

「方兄請隨便弄一點果腹的東西來好了，千萬不可驚動得大家都知道，在下此行十分秘密……」

方心勝點點頭帶著善意的神色走了。

金蒲孤草草著上外衣，略加修治一下，

推門出來時，方心勝已在門口恭候，見他出來後，立刻近前低聲道：

「兄弟為替大俠隱密行蹤，已將黃姑娘請往家嫂內室坐息，大俠也到那兒去吧！」

金蒲孤一皺眉道：「這似乎不大方便吧？」

方心股微笑道：「沒什麼，家嫂居孀，她的地方比較隱僻些……」

穿過兩重院落，是一座小小的花樓，方心勝首先推門拾級登樓，金蒲孤跟著上去，耳畔已聽得黃鶯咕咕喳喳的喉嚨，在訴說離開崇明島的情形，不禁眉頭一皺，連忙上了樓，祇見黃鶯揀著一張桌子，面前堆著一盤糕餅之類的點心，手端著一杯水，邊吃邊喝，十分有勁，見金蒲孤上來後，立刻高興地叫道：

「金大哥，外面是好，光是吃的東西，就比崇明島好得多，你快來吃呀……」

金蒲孤祇是笑了一下，旁邊另有一個全身穿著綿素衣裝的女子，年約三十歲左右，神容莊嚴，立刻對他跪了下來叩首道：「末亡人李青霞叩見大俠！」

這下子把金蒲孤弄得怔住了，連忙閃在一邊，不敢接受她的敬禮，口中還急道：

「李總鏢頭，這是幹什麼？快起來！快起來！……」

李青霞又叩了一個頭道：

「先夫方心和，為人屠潘元甲摘心剖腹慘殺，青霞志切夫仇，卻因武功不如，呼天無路，求援無門，幸得大俠金箭鏢奸……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

「李總鏢頭，在下不過是無心之舉，而且我箭珠人屠之時，並不是為了替尊夫報仇，總鏢頭大可不必把它放在心上！」

李青霞還想說話。

方心勝已示了一個眼色道：

「嫂！金大俠是江湖豪士，最怕這些繁文縟節，你我可以把感激放在心中，不必形之於色！」

金蒲孤點頭道：

「感激不必，豪士不敢當，在下生性脫落已慣，總鏢頭再要如此客氣，在下祇好立刻告退，不敢再打攪了！」

李青霞這才站了起來，金蒲孤饑餓難耐，見到桌上的糕點，連忙坐了下來，滿滿地塞了一口，卻又乾得嚥不下去，李青霞見狀忙端了一杯茶給他，他才好過一點，不禁紅著臉道：

「我這份窮凶極惡的形相太令二位見笑了！」

李青霞連忙道：「那裡！那裡，妾身聽黃姑娘說了一個大概，大伙在崇明島上一番歷險，妾身等聽來都覺得驚心動魄，至於那個劉素客，卻不知是何許人……」

金蒲孤輕歎道：

「這個人實為天下的隱患，我說來也不會有人相信，這話等慢慢再說吧！我先想問問最近武林中出了什麼巨大的變故？」

李青霞想了一下道：「別的倒沒有什麼，祇是十大門派的掌門人忽然都易主了……」（一一六）

他砍倒兩、三個家中的僕役之後，衝出大門，祇要遇見迎面而來的村人，二話不說，舉刀就殺，最後他逃入深山，自刎而死。

據說當時受傷的人數有十餘人，當場斃命的有七人，再加上莊左衛門，頃刻之間就有八個人死亡，這數目正好和含怨而死的八位武士相吻合。

人們為了安撫八位武士的靈魂，便將當時草草埋在亂葬崗的遺骸挖出，重新慎重地安葬八位死者，並將他們當成神明供奉。

這正是八墓村背後山丘上傳說有八墓神的來源，村落的名稱也緣自於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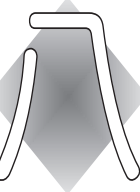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是有關八墓村自古流傳下來的故事。然而歷史的軌跡總是一再重複。到了近代，一個窮鄉僻壤的村落發生一件不幸事件，引得全國新聞媒體喧騰一時。

事件發生在大正八年，距離現在大約二十九年。

當時人稱東屋的田治見家族的主人名叫要藏，年紀大約三十六歲，田治見家族從先祖莊左衛門以來，代代遺傳了瘋狂基因，要藏自少年時代起情緒就經常失控，個性也粗暴殘虐。

二十歲那一年與姬沙結婚，生下久彌、春代兩個小孩。

要藏很早就失去雙親，由兩位姑姑撫養成人。



●橫溝正史

事件發生的時候，田治見家裡除了要藏夫婦，十五歲的兒子久彌、八歲的女兒春代之外，還有剛才提到的兩位姑姑。

這兩位姑姑是雙胞胎，兩人一生都未婚，要藏的雙親去世後，田治見家便由兩位姑姑發號施令。

要藏有一位弟弟，過繼給要藏母親的娘家，因此從小就離開田治見家，姓氏也改為裡村。

事件發生的前兩、三年，已經有妻室、小孩的要藏，突然熱烈地愛慕一位牛販的女兒——鶴子，她的年紀祇有十九歲，高等小學畢業，服務於郵局。

要藏是位生性殘暴、具有虐待狂的男人，他的熱情一旦點燃，使有如烈焰般燃燒不絕，終至爆發。

有一天，他在鶴子回家的路上等待，一見到鶴子走來，便強行將鶴子拉回家中的倉庫，以暴力強姦了鶴子，並將她囚禁在倉庫裡，成為要藏洩慾逞兇的小羊。

遭受淫虐的鶴子立即大聲哭喊求救，於是事情被驚愕萬分的姑姑和妻子發現，她們再三勸告要藏，然而冥頑不靈的他根本充耳不聞。

鶴子的雙親聞訊氣沖沖地趕來，哭著要求要藏放了女兒，也被他一口回絕。

經過週圍的人這番阻撓，要藏怒從中來，目露凶光，眼看就要瘋狂起來。

眾人深恐要藏情緒失控會釀成大禍，紛紛回頭說服鶴子給要藏作妾，否則別無他法，然而年輕貌美的鶴子當然不可能答應。儘管鶴子堅決不從，但是倉庫的鑰匙握在要藏的手中，祇要他想到的時候，就開門進來，以暴力滿足他的獸性。

在得不到各方的援助之後，鶴子暗自思忖，與其整天被關在不見天日的倉庫裡，不如暫時同意成為他的妾，這麼一來就可以離開倉庫，以後再慢慢想別的辦法。（三）

招魂

倪匡

第七部：古老鬼的侵襲

白素收拾著碎片，我等費力醫生來訪等了七八天，才算等到人來，而會有那樣的結果，真是意料之外。而這幾天，由於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費力那裡，齊白的事並沒有多想。

看他神情這樣高興，一進來就大叫「喜事」，不知他又有什麼花樣？我拍著他的肩頭：「對不起，叫你無緣無故挨了一頓臭罵。」

齊白可是心情好，所以器量也大，他聳了聳肩：「沒關係，我祇當他放屁。大喜事，衛斯理，他答應了，我求了他足足三天，他才答應。」

我怔了一怔：「有什麼事我要求人答應的？」

齊白大有惱意：「你是叫人發脾氣發癡塗了？那位……」他說到這裡，形容神情，詭秘至極，聲音也壓得很低：「那位鬼先生……我又和他共處了好幾天，他答應你可以去見他。」

我「哦」地一聲，還沒有說話，齊白又道：「不過，很可惜。」

我想起他上次來的情形，他離去的時候，也曾和我幾乎吵了起來，這時我忍不住道：「你說話一口氣說，別一段一段的好不好？」

齊白向白素望了一眼：「可惜，我不論怎麼說，他都不肯讓夫人也去，說是再多讓一個人見他，那已經是可以容忍的極限了。」

我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：「這位鬼先生，可以說鬼頭鬼腦，到了極點。」

齊白頓足：「你見了他，千萬別那麼說，各人有各人的苦衷，他——」

我打斷了他的話頭：「你說錯了，什麼『各人』，是各鬼有各鬼的苦衷。他怎麼那麼自信，認為我一定會見他，嗯？」

齊白像是聽到了最奇怪的話一樣，指著我，嚷叫：「衛斯理，有機會見一個結結實實的鬼，你會不去？」

他又一次提及「結結實實的鬼」，我的好奇心實在使我無法拒絕，我祇好道：「當然不會不去，那……古墓在什麼地方？」齊白搓著手，神情為難，欲語又止，一副希望我體諒他難處的情形。我看出他心中在想什麼，冷笑一聲：「別告訴我你不能說。」

齊白長歎一聲，雙手攤開，無可奈何：「那是他肯見你的條件。」

我也看出他意猶未盡，還有很多的話未能說出來，就催他：「還有什麼話，你就一起說了吧！」

齊白又長歎一聲，神情為難至極，重重一頓足：「他也真的……太不近人情……嗯，太不近鬼情了，竟然要你在離開家門起，就蒙上雙眼，而且人格保證，絕不能夠偷看自己在什麼地方。」

我高聲轟笑了幾聲：「那要多久？」

齊白還沒有回答，白素在一旁，也笑著，搶著道：「要四天。」

齊白訝然：「嫂夫人怎麼知道？」

白素微笑：「你上次離去，到今天回來，恰好是八天，那麼單程自然是四天。」（四十）



「媽咪，你覺得我穿這件婚紗好不好看？」

換了件珍珠白細肩帶、亮銀面長裙式的婚紗，辜仲柔站在鏡子前，雙手拉著裙擺舞動，變換一個又一個的pose，覺得自己美極了。

這家店的婚紗一件比一件美，預約等了那麼久，果然值得。

「嗯，很好看。」周芝嫻看到女兒喜歡，自己也覺得滿意。「歐小姐，你覺得呢？」

周芝嫻轉而詢問婚紗的設計師，她早知道她是歐院長的女兒，也覺得她是一個很漂亮、很能幹的女孩子。

「嗯……辜小姐的鎖骨跟肩頸部位都很美，而且皮膚很白，所以我建議把兩條細肩帶拿掉，露出整片肩頸，會更能顯出她的優點。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單調的話，我可以幫你在婚紗上加些水晶亮片的設計。」

「除此之外，辜小姐的臉型較艷麗大方，太古典的頭紗較不適合，我會另外再縫製幾件頭紗讓你試裝。」

歐嘉芝很認真地觀看她穿這件婚紗的整體感覺，然後仔細思索著，再給予最中肯及最專業的建議。一件婚紗最重要的功能，是襯托出新娘的美麗與氣質，並不是單純好看就可以了。

「兩位意下如何？」對歐嘉芝而言，客人的意見是很重要的。

「我覺得很好。媽咪，你覺得呢？」對於這種非自己專業的事，辜仲柔一向尊重專業。

況且，她覺得這套婚紗已經夠美了。

「讓歐小姐全權處理好了，我相信她的眼光是最好的。歐小姐，那就麻煩你了。」

「不客氣，這是我的工作。」辜夫人是歐嘉芝見過最和藹親切的企業家夫人了，絲毫沒有半點豪門的氣焰。

「唉喲，都是大哥跟我那個工作狂的未來老公沒辦法來，要不然，他們多少也能給我點意見。」

「媽咪，你回家要說說大哥，他身體才剛復原沒多久，叫他不要這麼拼命，也千萬別帶壞了志傑，讓他變成工作狂一個。」辜仲柔嬌嗔地跟媽咪撒嬌。

在一旁跟助理商量婚紗修改事宜的歐嘉芝看到這一幕，除了羨慕她們母女感情互動良好之外，也在心底替她們家開心。之前就聽爸爸說過，半年前的那個電擊手術成功了。

「好了，等婚紗改好了之後，你再約志傑跟你一起過來試裝，我會叫你大哥放人，讓他一定能陪你來。」周芝嫻看著自己即將出嫁的女兒，還像個孩子似。

「對了，你今天中午不是約了朋友吃飯？」她看看表，然後提醒女兒時間不早了。

「啊，糟了，快到約定的時間了！媽，我先把婚紗換下來。」辜仲柔匆匆忙忙地跑進更衣室。

房間裡沒了辜仲柔的聲音，突然變得很安靜。

「辜夫人，要不要我再替你倒杯熱茶？」歐嘉芝注意到她的茶已經冷了。

「不用了，等仲柔把衣服換好，我們就走了。歐小姐……呃……我可以叫你嘉芝嗎？」（二十五）

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他還在下面向宣生丟眉眼，裝出勾人的情態，宣生一見，又好笑，又好氣。你看這醜婦一定是枉死城中出來的，真令人害怕！還說這些無恥的廢話，這是實在受不得。諒他不能上來，我祇是不睬他。他過一會自然是要去的。想定主意，伏在上面假裝打盹，故作酣呼之聲。無艷在下面祇是喊，祇是叫，見宣生睡在上面，佯佯不睬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倒豎掃帚眉，圓睜泥螺眼，張開火盆嘴，露出金牙齒，罵一聲：「不識抬舉的小畜生！奴好意有心於你，你反這等寡骨無情。真正氣煞老娘！你量我不能上架子拉你下來？你看那邊一張梯子，待我取了來，還爬不上去麼？」

說罷，轉身就跑去取梯子。宣生聽說，這一唬，幾乎跌下架子來。暗想：「醜婦去取梯子，一定要爬上架子，又纏個不清了。無處脫身，這便處？」看見架子離牆頭不遠，把衣裳一拎，順著架子上杉木，挨到牆頭，朝那東邊一望，見下面是個大院落，卷棚內坐著一位半老的婦人，在那裡指點丫環們紡紗。此刻，宣生要躲西園之難，也沒奈何，從牆上跳將下來。那東園正是柯太僕的住宅，這就是甘氏夫人。

自與女兒見面，骨肉團圓，心中已是喜歡，又見柯爺相待比前更加親厚，百病已除。回到故鄉，無事督率丫環們紡紗，預備女兒出嫁的粧奩。

這日也是飯後在卷棚內督工，忽聽牆頭上一聲響亮，抬頭一看，見跳下一個人來，大叫：「家人們，快些出來捉賊！」這一聲喊，唬得宣生跪將過來道：「我不是賊呀！」夫人聽見這聲音好熟，抬頭一看，見是姨侄宣生，大吃一驚道：「你從何日出京？不到我這裡來，卻在那裡牆間上跳過來，是何原故？」宣生見是柯家姨母，向前見禮。夫人吩咐看坐。坐定，丫環送茶。茶畢，柯夫人道：「你怎麼在東邊牆上跳過來？為甚的事？」

宣生便把告假出京、奉旨還鄉祀祖完姻的話先說一遍，「今日特來私會姨母，問問畢姻怎麼辦法，然後再面會姨丈，好訂吉期的。」

不知誤走到間壁這人家，撞見一位老者，與姨丈生得面貌無二，我卻誤認是大僕公。他將我誘進花園，閉了園門，又跑出一個奇醜女子，口稱是我妻子柯氏，又名叫無艷，一點廉恥全無，今日真正活見鬼了。被他追得沒奈何，做出許多醜態令人可厭，祇得從太湖石上扒上鞦韆架，順著架兒跳過牆頭，才到這邊來的。但不知西花住宅是何等人家？」（六十五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